

剝離

1

都市裡最大的建築群有光，如信仰中心般欣欣向榮，花團錦簇。

我像是追求繁花的蠕蟲。不啃食花朵，蜷伏身體，安適瓣中。

失去右邊下巴，與被拔去半根舌頭前的一個小時，我仰躺著面對手術室裡的燈光。眼裡的燈光是柔和色溫平均漂浮於室，如任何初夏的和煦，只差沒有看見鳥隻飛翔、啄食蟲豸。都市裡，我遺失了身體界限，從下了火車開始，見到市民開始，進入手術室開始，眾人皆恣意而不帶情慾地觸碰我，如撫觸枝葉。這是我不曾意料的。

「請正常呼吸。」右手腕內側長著條碼的青年說。

條碼青年戴著頭巾，緊盯著機器螢幕。機器正慢慢送氣、發出轉動聲。氣罩隨意地靠在即將失去的下巴旁。一名不合時宜、黝黑消瘦的中年人，倚站在我的頭側。他身穿病人服，戴著口罩，低頭沈默。

失去右邊下巴、被拔去半根舌頭前的一個小時，聚光燈強烈刺激。我在靜脈麻醉注射後慢慢閉上眼。麻醉醫師手持器械形似收割用鐮刀，貼近我的面部、舌根、喉頭，滑順地插入堅硬的氣管內管。條碼舉起超商櫃檯感應器，刷過布單上的貼紙、藥罐、我手腕上的塑膠圈，唯獨沒有刷他自己的手腕。他向我的口鼻處瞥了一眼，似乎毫無興趣，視線又回到螢幕上。

2

潰瘍是在我的舌根附近腫大挺出。

幾個月裡，從微小的細胞層級開始，緩緩隆起，成為堅硬的水泥塊。我獨自照鏡子，看著不切確的外顯，失語，規劃切除病灶，以及自身的後續行動。前後花了好幾週，思考多在淋浴與通勤時。

我的工作暫停。因為怕麻煩，沒有編造其他請假理由。

主管以電話慰問。他沒有憤怒地跑來曠職勞工住處詳細查證。而我能聽出：一旦失去容貌，不用再思考返回正常業務。

想到術後陌生肉體現形，於鬧區或不一定存在的職場，就感到尷尬。對於自身的失去，我不想妄加批判。但是，失能的未知模樣必定是栩栩如生的現場表演。我簡直就會成為怪物：充滿觀賞價值、廣為受矚。

所以，我決定越過幾座大橋到都市動刀。僅剩的日常，尚不會被剝離得太難堪。

理性分析，猶如安撫禽畜。若能生活在嶄新的移民地，或許肉體暫且能從庸俗古怪轉化為卓越。人自身依照功能被割裂，成為許多能被取代的部分。

像價格過高而遭拆分的股票，像眾人爭論百年而不斷被修理替換的船。

在先進異域的身體觀下，也許我能活下去，或是至少重來一次。我是這樣想的。

在此短居。我吃飯、做愛，散步到沒有理由踏足的地方。

我探究都市，作為能夠轉移恐懼的事項。整個月裡，我探究影視、百貨或某些刻板娛樂如何交差。難以停車、行人眾多、車輛禮讓、物價低廉。精進的消遣則是駕駛半小時到更大的都市。這讓短居於此的我覺得魔幻。

「如果說，你住的地方不便於行走，也不便於開車、停車，人要怎麼在街道生存？」市民曾問我。

「躲起來各自為政就好。你放心，至少我們買得起房子，壁壘分明。」我回答，「而且，我們的聊天音量巨大，也許足以穿過樓板，根本不用出門。」

我生活的小鎮，不以教會或醫院為最大建築的繁盛都市一角。遠離現代貿易，經驗單調，讓我對所處的環境毫無感覺。我只知道，許多糾纏和無法開口的精神空轉，確實因此產生。

在老家搭乘無人電梯時，恍惚間，也能聽到遠處傳來道謝與道別，音量註定巨大而足以穿過時間，吵雜得就像一片花海。

思考至此，總覺得，不同地域的景象，在特定程度上會繼續演化下去。我又會演化至何種型態？

薄床墊上，我的肢體、任何部位與市民互相摩挲，偶爾成為醉漢。

短暫走過都市。在裡頭，一種隧道作用伴著痛覺顯現，像是能通往永恆宇宙，成為與某種科幻電影類似的指涉。時間的維度，不侷限於隔音不好卻恆常安靜的都市木板隔間。有時候，也能抵達先進的理性想像。最像電影的部分，莫過於市民有時毫無情慾的觸碰和沉默語境。因為疫病流行，他很少拿下口罩。

除了短暫對話外，我們各自獨處於無人之境。

3

失去右邊下巴與拔去半根舌頭的預言，造成恐懼。原因是無法預測的外貌變化、影響與結局。裡頭有太多本該與我無關的期待：關於悲劇的必然性，關於奔向三十歲該有的樣態。與此相比，失業無傷大雅。

為了逃避，我轉為思考更現實的問題：麻醉開始、閉眼之後，為何我還能以第三人稱視角，清楚看見插管過程，和那名不合時宜的中年人。

自身的意識清醒與否，無從論證。懷疑終究是短暫的，缺乏意義且容易潰散。

陷入麻醉的五分鐘後，我一邊被插入尿管，一邊決定相信：那名中年人是處於本地的幽靈。

「口罩救了這些人。戴上口罩，根本分不出來誰其實有病，誰其實不是都市人！」中年人開口讚嘆，「像我就沒有下巴，跟未來的你一樣！」

手術室中，無人察覺他的存在。接著，他又發出幾句細碎而難以識別的囁語。

「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都市。但我怕都市的雨，一場可以持續好幾個月。」

中年人口罩之外的皮膚，有著典型、畸形的都市術後樣態，紋理凹陷而失去對稱性。失去下顎的口音模糊、複雜、沙啞，彷彿一種宿命。我甚至一度以為他所說出的，是流淌在都市好幾次改名以前，某無名聚落裡被操用的古語。

「氣候會影響個性。古人以氣候劃分地區風俗，預言作物與生命的下場。」像是找到唯一聽眾，中年人持續碎念，「我不是古人，但我知道這裡很少有颱風。是個好地方！沒有得失的狂躁、黏膩纏綿。」

「所以，人選擇外在環境，就是在無法避免地選擇個性。」我插話。

中年人似乎感到驚訝。即使我是聽眾，好像也不該發出聲響回應他。

觀望我的肉體，嘴中確實插著通氣管，眼睛緊閉。

「回到口罩的問題上。」中年人繼續說，「都市裡，擁擠公平的疫病出現後，人終於能合理遮住面容！受害的我們，能夠合理掩飾自己。」

中年人靠近，掀起自己的口罩，指了指下巴那塊術後補上的、沒有可動性的深褐緊繃肉塊，顏色比他黝黑的臉更深一些。

「痕跡躲在口罩底下。如果不說話，我只像是害怕疫病的單純市井小民、隨處可見的雜草。跟他們一樣。」

他又指了指手術室裡的其他人。確實，全都戴著口罩。

「我看著這些口罩工作好幾年。我知道他們每天五點半起床，比幽靈還早！他們的三餐都在這裡解決，就是為了割除眾人口罩底下的骨肉！」中年人說，「即使如此，人在失去下巴或舌頭後的反應，我也從來無法預測。」

他走向一旁，點起菸，搖頭看著電腦。上面顯示著頭頸部電腦斷層影像。

「疑似腫瘤的混濁灰色腫塊，直徑約四公分。形狀混亂，界限不清！壓迫著周圍許多頸部條狀構造。」

此時，手術室內已開始消毒、鋪單。碘酒被重複抹在身上。口鼻頸部以外的我，被高彩度的綠布全部遮掩。我，已經不再是清醒時的完整個體。

「即使你能聽見我說話，甚至發問，也不能預判攸關自身的任何可能性。就像你不能預測疫情，或是預測在麻醉消退後，真正意義上重新睜眼的心情。」

說完，中年人朝我的臉上吐了一口菸。

4

說到失去的最初概念，小鎮電影鏡頭浮出。

在巷口診所，兩個壯年面無表情，顯現焦急。其中一個壯年是光頭，手上刺著許多難以理解的花紋，偶爾用眼神打量四周。幾分鐘後，光頭拋出好幾疊鈔票跟文件給櫃檯。這幕，像極了黑道電影裡飄著江湖氣味的浮濫交易，電視會循環播放的那種。

他們承受著死不了人的症狀，在櫃檯結帳。一分錢都不能少。

「下一位，八號。」

然後，我被叫號。鏡頭橫移到電影之外。

躺在全面連通的診所室內，我被強迫仰望斑駁的壁癌與燈。不安裡總是有燈。

「來，自己拿鏡子看看。」牙醫說，假裝想與我互動。

我看不懂，於是放下鏡子，不繼續細探畫面。接著，冰涼金屬開始在未觸及後咽的軟顎表面亂戳，偶爾敲擊發出聲響。我試著把情緒也放下，單純注視天花板某處。

疼痛只存於打針時的幾秒。

疼痛，像是將我臥躺的床朝著針尖急推而生。數秒的插入被放慢。同樣，如被吸入深幽的隧道而感官暫留。一連串操作之後，連拔了兩顆乳牙。

沒有留下太多拉扯的印象，如花瓣自然脫落。

拔去的概念，是永久失去一部分肉身。骨頭會重新生長，但牙齒在組織學裡不算是骨頭。就算恆齒長了出來，也與原先完全不同。

「還好嗎？我們可以繼續嗎？」

他問，但沒有想要得到我的回應。

結束後，我乾嘔發起抗議，用指頭掏著喉嚨，彷彿想抖出殘屑和另外兩顆牙。

「除非你像蝴蝶沒有牙齒，嘴巴還可以捲起收納，否則還是不要再喝飲料了。」

我似乎該懷有愧疚。此後，我再也沒有喝過含糖飲料。

後來才知道，我的乳牙之所以必須拔除，只因齒列混亂。

5

失去下巴、被拔去舌頭前，看見中年人之前，陷入麻醉前，我在手術室裡，正在跟補寫手術紀錄的住院醫師聊天。

「右側頸部的淋巴廓清會由我執行。你的頸部構造會被層層剝離。之後，我們就會知道，你右耳底下的小腫塊到底是不是腫瘤轉移。」

他說。同時粗魯尋找著我棉被裡的左手。

「我們會取你左前臂的部分組織作為『皮瓣』，種植在你失去的下巴處。皮瓣，皮肉做成的花瓣，之類的。很不錯的名字吧？」

他捧著我的左前臂如玩具，話語裡有種自負的主動性。此時室溫很低，我的右手只能一直在棉被裡摩挲著。

「我們等等還會置入尿管。」他微笑著，拍拍我的下腹。

麻醉以前，身體界限重複失去。

「這床墊好硬，」為了持續對話，我說，「薄床墊。而且好窄。」

「我們不會讓你掉下手術檯！」他也找尋著僅剩的話語，「麻醉作用後，我們會再打上局部止痛。針插進口腔黏膜時會很痛，尤其是在比較靠近牙齦的地方。不過，那時候你已經睡著了，頂多能在螢幕上看到你的心跳變快。」

他口中的插入，是隨手拈來的話題，漫不經心；我口中的插入，是被麻醉帶過的肉體劇烈疼痛。

什麼我們呢？他口口聲聲的我們，並不存在。

對話之間，只有坐著的條碼青年似乎認真看了我一眼。

6

第一次見到市民，是在派對裡，喪禮後的隔天晚上。

失去至親的那個星期裡，我哭了七天。集中在清晨與午夜。

我與死亡交手，初次清醒地面對他人臨終。軀體肌肉跟水份逐日減少。萎縮的眼皮，使得眼睛微開，或者說是微閉，讓人難以斷定意識的存在。尚存的氣息很不規則，吸氣起伏、分段，附加口水湧出的喉音。

我陷入失能。無法避免的失能。

工作能力與記憶變弱，和初識腫瘤的日子很像，和後悔時產生的心情很像。我容易夜醒，總是夢到令人擔心的事。同時也證明，很多焦慮只是心理在試圖給自己面子，以此降低罪惡感。

睡前跟夜醒之時，我都會跟至親問好，輕撫臉頰與指尖。

總有一些末梢，尚能被衰老疫病所刻意豁免。

我所初識的都市膚色慘白、肌理粗糙、漂髮鮮豔如熱帶植栽，模糊晃動。

派對裡，彷彿整個都市炎熱膨脹，不斷互相摩擦著肢體。某種落地的踏實感使舞步明確，沒有過多悲傷。眼前的市民閉著眼睛，像是要把重心分割給世界般搖擺。他幾次撫摸我的四肢而笑，搖著頭；眼神迷茫，卻又同時理性得像個死者——已經接受某種結局被宣判上演的死者。

後來，散場的燈光緩緩亮起如手術照明。

凌晨，我獨自騎車抽菸，朝著河而流動，用彌留般的想像順著橋與堤行進。

我聞到許多蓋過菸的尿騷味沿途氤氳。於是丟下菸，重複哼著方才的都市舞曲，最終順利到達水溝彼岸。

河岸淡黃的花叢如同眾多傷痕，瑣碎細小、遍佈黑暗之中。些許花瓣落在深灰河面上。它們失去方向與所有限制，迅速解體損壞，化為眾多尚未被命名的細小缺陷。

但我知道，它們會永遠存在。

我把剩下的菸全都抽完，等著初夏過早的清晨浮出。口袋裡多出的紙條上，市民留下的聯絡方式是一組手機號碼。以現代而言，實屬罕見。

我總覺得，至親亦能在此地一直活著。後來，便很少再抽菸。

回到此時，中年人冷眼看著我的肉體。

住院醫師開始施打局部麻醉。針筒朝臉側逼近，第一針扎在難以定位的右側口腔黏膜裡。在思想上，我反射性地不斷躲避，用蜷縮的姿勢挨針。

針尖滯留，清澈液體推入。像要灌滿耳腔或僅存的聽力，耳咽管不自主收縮與負壓推擠。除了酥麻觸壓，還能聽見水聲流動，嗡嗡餘音如喪鐘敲響。

藥物苦澀逐漸浮現，浸潤於即將被拔去的舌根。

都市的液體也帶有這種味道。不知道藥物本該是何種味道。但在餐廳、醫院或住處的飲水裡，都有類似的苦澀遲滯，無法被忽視。連市民的體液裡，複雜的變化性底下也帶有這種味道。

「右側的切除術！他們會打開你的下巴跟側頸部，由神經肌肉所構成的凹窩。以精巧的方式操刀，避開重要構造！」中年人喊著，詞語不符合他的學識。「你不該再有任何感覺或想法，等等至少還要打十幾針！」

中年人看向床邊沒在使用的大螢幕。

「那本來是他們使用內視鏡時才會啟動的螢幕。我幫你打開，轉移注意力！」

床邊兩個大螢幕亮起。有低畫質色塊出現，底層伴有彩色橫條。

可能怪事已經發生太多次，手術團隊並不在意，持續入針。螢幕上的顏色持續變換，紅綠交替，黃、藍、紫，接近灰色的紫。順序雜亂，頻率近似推注的藥劑滴落。

我的視野，隨其頻率放大，又緩慢恢復，像某種電流波動，有種先進的意味。

溫熱的靜脈血，從嘴裡的複數針孔迅速溢出，染在腫大的舌根上。

「你不寂寞嗎？」看著這一切，我問。

「我不在乎，我很坦然！這些都只是肉體限制而已。」他瞪著螢幕說，「我也不記得自己所經歷的。」

我沒有繼續追問。客觀的肉體，處在昏厥之後任人擺佈。

螢幕畫面持續奔騰。期間，隱約聽到住院醫師的怒罵。內容模糊，但不是針對那螢幕，也不是針對我的肉體。他離開手術室，跑去處理其他手術室的問題。

我驚訝地發現，我已只能聽清中年人的字句，且熟稔於拆解其口音。我想，那必定是某種專屬於失能者的語言。

「對模糊意識的猜想，說不定只是讓自身難受的投射？」

聽完我闡述對於至親的哀傷後，市民回應。

市民無以名狀的善意，離不開理論。理論生硬，時而伴隨著他房裡的各式氣味。

流浪的、花香的、乾燥後的、些許中藥的、甚至是消毒水的。想像裡，這些氣味代表了整座城市的進步與未來性，混合市民其實些許含糊的口音之後，終於成為一種絕對理性的判斷力。

就這樣，我待在人聲與陽光足夠的環境，盡量不和未來問題獨處。不斷跳躍於情緒之際，只希望有些東西能儘速得到解脫。弄丟花瓣，果實才有機會生長。

市民自然成為陪病者，伴我在異地動刀。我未曾探究他答應的原因。

這段相處，不需要互相指認目的。即使親吻，也從來沒有伸出舌頭。

我從未親口喊出他的名字。

幾天前的清晨，我一時興起，尿在市民住處浴室的地上，身上的白罩衫也被濺到一些黃漬。我對自己的儲尿量感到滿意而笑出來。同時，也朦朧而孤獨地回味著清晨

裡深邃的夢。我已難以憶起其細節。憂傷與安心，都只在做夢時才能清楚現形，如現在。一旦清醒，它們注定如紙巾溶解在意識之海，或是意識的馬桶裡。

可能，只有麻醉能讓它們被短暫地再次拾起。這些情感，能淹過肉體的任何缺陷。如現在，擁擠的回憶像眼淚，一直從體內湧出。

尿意曾引起肉體焦慮，讓我在清醒的膨脹中挪動身體。

插上尿管後，瑣碎的窘迫已完全被異物感壓過。液體憑著重力，順著腿間迅速下降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流入床邊半透明的袋子裡。

9

住院醫師回來了。同時，主刀的大醫師也進入手術室。他換上無菌衣，拿起紫色麥克筆，開始在我臉上標記作畫。中年人來回踱步。

大醫師經歷日曬的臉孔帶有粗糙斑點，掛著蜷曲眉毛、深褐虹膜。他專心打量著布單之間露出的僅有部位，也沒有看見完整的我。以刀背精密施力做出壓痕，他開始講解，講解如何把階梯狀標記的皮膚旋轉延伸，拉出更長的術後縫合空間。住院醫師在一旁俯首，狀似理解地跟著點頭。

條碼倚著放置輸液的玻璃保溫櫃，進入半夢半醒之間。我猜他會慢慢陷入沈睡，一路抵達終點。

右前方的護理師暫時沒有工作，雙手抱胸，眼已完全閉上。

大醫師開始迅速逼近病灶。過程裡，伴隨著黑道電影也不敢編入的大量難聽咒罵。手術團隊成員的情緒不一，雙頰在衣物包裝下卻皆顯通紅發熱，紅潤如我正在冒血的喉頭。他們關注手術檯上的肉體，用心之深，以至於沒人能夠察覺我如此清醒。

中年人不時轉頭，看著我的血肉如何被大醫師命令安置擺動。他的樣子焦躁，就像在期待某次轉頭時，能看見某些未曾預見的場面。

「器官被剝奪，人就會躊躇不前！」他說，「不能妄自臆測失去之後的自己是什麼！失去後的自己，不可能想起曾經的完形，也不可能逃離幻肢撕扯！」

中年人臉上的紋路，透出前所未有的寂寥。他低下頭，緩緩流淚。

「最後呢，所有恐懼和明確痛楚亡佚！只剩下夜裡的清醒尖叫，大聲哭泣。」他大喊著，「而我，再也不想見證這些！失去口舌，再怎麼漂亮也無濟於事！」

僅存的釋然，消失殆盡。

說完，中年人用手扯下自身經過修整的黝黑下巴，牽連著黃褐脂肪與深色血肉。那塊皮瓣掉在地上，暗紅從口罩下不斷流出。隨後，他的身體應聲倒下。

我會以何種狀態再生？

10

直到失去右邊下巴，與被拔去半根舌頭前的一分鐘，我仍不熟諳它們的具體形象。畢竟沒有人能不透過鏡子，親眼看見自己的舌根與下巴。

複數血管鉗夾在我的口中，由住院醫師兩手分持上提，拉開空間，像是在細心捧著一大捆金屬製的玫瑰，漂浮著。器械的尖端沒有遺漏任何一點血管與筋膜，將依序割裂的構造都固定、收緊。隨著解剖深入，器械柄上接近正圓的金屬指環，彷彿大量花瓣一樣，匯聚在住院醫師的指尖跳舞、不斷挪動，同時彼此敲擊出聲。有時，它們會被大醫師用力撕扯創造出新的空間；或是用力一些的時候，沾滿體液的組織會如同花瓣撕裂彈出。此時的咒罵聲響會更加濃密，同時，脂肪組織會順勢被甩擦在隨意可構到的綠色布帛平面。其餘鉗子則被拉扯，再度拉出空間，以固定新生的花瓣。電燒刀與骨鋸正各司其職，飄出陣陣燒灼臭味與破壞音，配合灑水作業降溫除塵。

即將完全取下組織時，舌被高溫燒開並且垂直割除。像是拔除的手勁與粗魯動作，只是為了施力創造出適合燒灼的平面，以透過器械傳遞大量能量。最後，巨大沾血的豔麗花朵完全盛開，因拉扯而變得異常巨大，連同蒂頭、枝葉與根系全都一起被拔起，伴隨表演性質的顎骨粉塵如舞台蒸氣飛濺，接近死亡、液體性的咽喉背景聲響，還有那根莖末梢正持續滴落的殘餘汁液。

我未曾明白其手法邏輯，只是訝異：摘落器官的過程與想像不同，我的舌頭終究不是被拔去的，而是像綻放一般，上提、剝離、脫出我的肉身。

我想馬上告知依然倒臥在地的中年人：這一切不是破壞，而是鋒利緊湊的藝術。只有藝術才能如此灼人，如同某種神聖的消散過程，如同乳牙在我看不見的地方被連根扯起，如同與市民臥在那薄床墊上緊擁交媾。

我選擇不再去推測，剩餘的肉體還能有什麼功能。

住院醫師與主刀者的雙頰充血，變得更加通紅，露出發自內心的笑容。

條碼驚醒，口罩上緣的眼睛張開。

在機器依然規律的聲響裡頭，他第一次認真看向我。準確而言，他來回看向那花朵，以及我正不斷冒血的肉體殘骸。他的眼睜到最大，裸露出完整的淺色虹膜邊緣，手腕內側自傷割出的條碼痕跡在發紅；而他褲底的性器，正緩緩勃起如莖直立。

11

市民被另一名護理師引導，站在手術室門外。

護理師要求他保持無菌距離，望向我已缺少的部分下顎與舌根，以確認手術團隊目前執行的切除樣態符合預期。

「已經被切掉，我應該看見什麼？」市民淡淡地說。

護理師語塞，沒有作出回應，指了指花朵。

市民轉頭盯著鐵推車上的暗色殘破碎塊。眼裡，憐憫與疑惑交替，陷進深思。

然後，在只有我能看見的角度裡，他皺眉閉上眼睛。他似乎落入反對，拒絕再接受任何思考與資訊。在充足光線下，我第一次仔細打量他的長相：取下口罩的嘴角，有一塊深沉色澤的皮膚正在顫抖。

「失去的真實，是無法共享的。」他說，「皮瓣移植再麻煩了。他很喜歡照鏡子。」

是這樣嗎？

我盯著浮在上方的光。

可能是燈光、醫療偵測器，或是任何自然反射而生的。那些光不帶溫度，卻也沒有冷漠的感覺。我卡在這樣的現實裡面，陷入空白，忍不住打了哈欠。

我以為，在這樣的寧靜裡，會有人再多說些什麼。

意義如花瓣剝落，連同市民的口罩，一起充滿皺摺、躺在地上。

主觀意識緩緩上升、旋轉。肉體如殘葉，逃過萎縮，準備行光合作用。視線被逐漸拉遠，透過鋼筋樓板，穿過濃厚白色大氣，最終抵達與我無關的高度。

到頭來，意識仍無法消化任何人的在意或善意，無法認真參與肉體面臨的未來，無法妥善吸收恐懼，無法結出果實，無法化為怪物。光線反射後，繞過所有目的性。

只剩鮮豔的腫瘤血色，還有他者的冷硬觸感停留在印象裡。

撲通。

綻放的巨大花朵被丟進透明標本罐，浸泡在固定液中。

它被送離現場，頃刻間被遺忘。